

故乡大纵湖⑤

湖畔的那块野地

□ 王迎春

村庄承载着无处不在的童年记忆，而湖畔，村东口的那块野地则深刻着氤氲的乡愁。清明是春水生，也是春祭的日子。这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乡里，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故乡，庄户人家的坟头，散落在大纵湖畔的那块野地。故乡已经为我们竖起少年的祭旗。

村庄的少年，每年清明前都去那块野地祭扫烈士。一队队参差的孩童穿行在没了头顶的油菜地里，人都逃避不了生与死的宿命。那天父亲走在湖畔村头大圩旁的坟地里，看着一块块墓碑上刻着的一个个同村人的名字，那一刻，父亲豁然中不免依然流露出几分无奈。那些人的名字，那些人，我大致都有这个记忆。整个小学，邻村的中学一学期，我才离开这个村庄。庄子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禽一畜，在我游手好闲间都深深扎进了脑海。五六岁的我便晓得庄子上哪家狗最厉害，看着和我一样游荡在街头的一只只鸡，我都能和一只只鸡背后的一个主人对得上号。

关于乡村的繁荣和衰落，若干年前在我们的作文里肯定有过理想的描述。不能不说，到今天，现代化的物质世界已经是我们当年不曾料想得到的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的。农耕社会的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今天的故事。

乡村和城市，现代与落后，在空间上已经进行了

若干次的重新组合。于是，就有了今天与从前比只剩下乡愁的农村，和已是庞然大物的城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嘴含飞马（一种当年流行的香烟），小汽车一挂”，这是我当年坐在祖母腿上听来的。如今的楼上楼下已断然不是那时那日的概念了，这楼的价钱让当年做小本买卖的祖父挣十几辈子呢！

湖边的风清新温和，新开的油菜花点缀其间，烂漫似海。踩在松软的乡间路上，似有流回到从前的时光。流转的是光阴，不变的是乡情。

回乡，回乡，哪里还是我的故乡？当我走进老村，置身我曾经居住十多年的老屋，不是矫情，确是真切的念头，我不能不生发许多的情怀。

老屋是20世纪50年代政府分给祖父的。这次再看，变卖给邻家20多年的老屋几乎还和原先一样，只是显得更为老态，在相对斑驳的老村里尤显局促，而它确切地说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你能说这不是一笔财富么，曾经过往的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痕迹。追溯，追溯，我追溯城市和村庄的源头，我不禁感慨，当下我居住的城市几乎所有的建筑也只有近数十年间的堆砌，百年老宅何处寻觅？

有人在，但村庄正常呼吸的气息明显老弱了。但今天是一个例外，在明快碎裂的归乡人的脚步声里，在村庄天空下的炊烟中，我感受到了这人间烟火的旺

盛。尽管与我童年记忆中的蒸腾是不可同日而语，却也着实温暖了早春原先还是冷清的心境。

春归何处？都不如归乡的安然！

山水，山水，山与水是中国画离不得的两大要素。而这块里下河平原的村庄，山不见，从前我家的小楼就是这个村庄的高度，水确是这片大地的灵魂，也融入了我的血液。走出村庄后，高中阶段开始与东乡的孩子谈起，我五六岁就下大湖大河游泳竟然让他们惊叹，其实那时杨港庄的孩子哪个不是天生的浪里白条呢。

有功名的回乡，叫衣锦还乡；没功名的还乡，起码是来还愿。

走了，去时淹没苍凉；再回，却又满脸沧桑。

不不然，不不然。我站在高高的湖畔，抬眼远眺葱郁的村庄，阳光下袅袅升腾而起的炊烟，近处坟地里处处随野风飞舞的烟霭。在去往坟地的路上，三三两两，两两三三，祭拜完了的就早早折返回村了，留下未全烧尽的香和纸，这边一族才下车过来，老小说说笑笑间，倒也把本来略显悲戚的日子抹上了几分春熙的明快。这一刻，我分明感受到人们在穿梭间似乎把人间和阴间都想明白了许多。

亲近不如怀念吧，我永远的村庄。我们匆匆来过，我们又急急离去，乡村仅仅留下我们蜻蜓点水般

老家庄子东南有一块墓地，我的父亲母亲就安葬在那里。

清明节快到了。扫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是对先人的一种追念，也是“孝”的一种具体体现。去年，因疫情关系，我和孩子们只好在城里“云”祭扫。今年，说什么也要到现场去一趟。

记得前年节前的一天，我们全家人分乘两辆小车，驶向老家村头，又步行来到了父母墓地。

在我心目中，父母的坟莹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十多年前，我特地回去，请泥瓦匠用水泥钢筋把“土堆儿”浇成一个严严实实、滑滑滴滴的硬“馒头”，比一些还是“土堆儿”的坟头“光彩”许多。可当下，不是侄儿指点，我竟一时找不到它了。“这儿！”“哦，怎么这么小了？”父母坟莹底座被数层淤积的泥土吞噬了好大一部分；四周以至整个坟场，坟莹都高大气派，有楼宇式的，有碑陵式的，也有“馒头”式的（为防止淤埋，下面都砌了高高的底座，有的还贴上了大理石），相比之下，父母的墓自然显得矮小“寒碜”了。

开始，我好一番愧疚。“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二老在世一辈子贫困受压，那是因为家庭实在底子薄、子女多。而今，在这儿，他俩“房屋”再落伍，需汗颜的则应是我们活着的后辈了。

然而，想乡亲们这些年的人间巨变，我由不得又兴奋起来。看啊，墓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逝者的名字，老些的尽管都是清一色的贫苦农民，原来在这儿的坟头都很简陋，因子孙的升腾，有的儿子在当地种田养殖赚了，有的孙子外出打工、做买卖赚了，有的姑娘女婿学业有成、兴企创业发了，于是墓地也跟着改观了。村南穷得出名的老杨头，老两口去世没几年，几个儿子因营养不良，又中年丧命。丢下的一个孙子，在政府、乡亲们的抚育下，大学毕业，有了好工作。去年他回家给亲人的坟墓都作了别墅式的改建。说是让爷爷奶奶、叔叔、爸爸妈妈也共享新生活的福。记得那年我回家给父母的墓浇水泥时，村上人看了羡慕不已，仅几年时间，变化如此之大之快之普遍，怎不令人由衷地为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欢呼！

不过，我定定心，又理智地想啊，农村这股“比墓风”，其心虽然并不算坏，但后果却是十分的不好了。国家土地是有限的，活着的人要吃要住要发展，都离不开土地。如果大家都比着把先人的坟墓做多、做多高，百年之后，我们将安身何处？再说，铺张浪费也与先人的节俭精神相悖。后人要“发达”，祖墓造再大也没用，还靠个人自己去努力。对老人，“厚养薄葬”方是正道啊。乡村安葬完全可学学城里人，因地制宜建些仅能安置骨灰盒的公墓或骨灰存放室，更不妨革搞一些树葬、花坛葬、水葬、海葬等绿色殡葬，省地省钱，又美化环境，这何乐而不为？

“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风。”我决定，父母的墓，小就小些吧。这次回去把那已剥蚀的水泥板墓碑换块稍厚重坚固的石碑，刻上父亲生前常教导我们的警句，作为家训，应该那倒是很有意义的。

扫墓

□ 王洪武

清明雨

□ 邹德萍

清明节前无论下不下雨，路上行人的心头都有另一种“雨”，它也许珍藏了一年，或数年，那是怎样的“心雨”？只有各自自知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唐代大诗人杜牧笔下对清明雨的描述，已经穿越数千年的时空，自然界的规律不是刻板，而思亲如故。雨水泪水，犹如绵绵思远道，缕缕情丝牵。

雨后初晴，带着对亲人的思念，我又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仿佛母亲在叫我回家吃饭，父亲检查我的作业，父老乡亲们直呼我的乳名。昔日清水森森的东干渠还在流淌，小河的水流缓缓在诉说，一渠一河环抱着一座青松翠柏地，明媚的暖阳温柔的铺洒在排列有序错落有致的墓地。离得越来越远，反而越走越慢。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伤口，想起来就会痛。青砖青瓦的平房，父母亲站在门前的水泥地坪上在眺望，在等待，掐好时间煮熟土鸡蛋，烧好了一壶水，拿出平日舍不得吃的绿茶，白糖腌制的猪板油包圆子。“小平子”谁在叫我小名？10岁前母亲一直叫我“大丫头”的，后来别扭了好长时间母亲才改过口来。此刻我不由得心头一颤，泪眼已朦胧，拎着祭品的手有些微抖。

奶奶曾告诉我说，我出生后身体孱弱，是奶奶和母亲日夜守候，四处寻医抓药，尤其是晚上，父亲在外地工作，大伯母常陪着母亲抱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去求医，不管白天夜晚，还是风雨雪天，长辈从未耽搁或放弃，倾注了慈爱。我想无数次复原曾经的情景，却缺少切身的刻骨铭心的体验，直到我的孩子出生后，遇到一点点状况，我也几十里路上门求人，那种心情那种滋味才为时过境迁的情景划出个沧桑的轮廓。养儿方知父母恩。岁月无情，父母在我长大中慢慢变老。门前流淌季节的怀念，渠道的树林绿了又一个年轮的深情记忆。

清明的雨，是思念的泪，也是哀悼的情。捧上盆花，燃起香烛纸箔烟火，将一份刻骨的思念遥寄天堂。路上想好的千言万语，当跪在墓前，凝视着父母慈祥的相片我却无言，默读碑文我又心酸起来，我撰写的简短碑文一次次一字字地回味，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我经常翻看父母百年相册一样，一帧帧生前照片，留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也有一段段凄楚的人世间的故事。生活中，有一种情怀，只有经历过才会深深懂得。墓前好似对话却无语，聆听教诲已无声，流下清泪伴雨丝，化作春泥更护花。

一抔黄土，掩不住无尽的忧愁，那再也回不去的曾经，一次次浮现在脑海。晴天霹雳是那个春天母亲查出病变，从此寝食难安，求医抓药，住院治疗，做上可口的饭菜用保温壶拎着乘车30里路，母亲看到我比吃上饭菜还高兴。在南通附医我和三弟睡木条凳子没有怨言，只要母亲少痛苦。二弟一早突然带着住在乡下老家的父亲来县城看病，我交接好手头上的事务，蹬上自行车飞快赶到中医院，见到父亲嘴唇发紫咳嗽厉害，二话没说背起父亲直奔三楼，住院半个多月回家。如今多想再陪陪你们几年，几个月也行，那怕几天、几分钟也好，可是一切都已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念想，我和父亲母亲的生死离别，早已化作清明雨，变为两行泪，无声无息洒入黄土。岁月无痕，滴水成迹。

清明雨，儿女泪。总是泪水似雨水，雨水变泪水，一滴思亲泪，几多思亲情。过去思归，一张车票票，父母在那头，我在这头，有人等我；今天回去，一座冰冷的水泥坟墓，外面是我，里面是父母，我在思念。当那些美好的记忆飘落在风里，当曾经泪染无尽的思念，转眼又生成满眸的葱茏，今生不变的唯有深情的缅怀。



清明柳

张成林 摄

致敬燕子阁抗战七烈士

□ 王祝一

笔下的墨太淡，
写不尽烈士的悲壮；
四月的风太轻，
吹不走历史的伤。

八十二年前，
年均不到十八岁的你们，
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伟大的信仰，
还未将人间的风景区品尝，
就用身躯将危难抵挡。
你们用生命奏响保家卫国的乐章，
你们是个那个时代国家民族的脊梁。

八十二年间，
燕子阁边的芦苇肃立，

仿佛在排队为你们站岗，
蟒蛇河的水在静静流淌，
好像在诉说思念的忧伤。

岁月更迭，
更迭不了万物对你们的敬仰。

这八十二年来，
家乡人民一刻也未曾将你们遗忘，
高碑挺竿，鲜花环绕，
你们是否感受到鸟语花香？
水乡人民的眼神坚定、步伐铿锵，
从抗战、解放到富强，
你们是否感受到繁荣景象？
忆往昔，

艰苦卓绝，雨雪风霜；
看今朝，
国泰民安，山河无恙；
愿你我，
不负过往，再创辉煌……

注：燕子阁七烈士碑位于盐都区楼王镇境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燕子阁一直是楼王老根据地通往敌占区沙沟、兴化一带的大门，成为与敌斗争，阻击敌人扫荡的前沿阵地，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壮丽凯歌，其中1941年燕子阁七烈士为阻击敌人壮烈牺牲的故事尤为突出。燕子阁抗战七烈士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清明那些事儿

□ 任崇海

家族祭祖。家族中每户出一人，相聚在轮流的主办人家中，对着“祖先轴子”（上面写有祖先的亡灵姓名）叩头、焚烧纸钱，后由家族内年长的老者宣读祭文以表纪念。祭后，同家族的人按照班辈长幼依次入座，共吃祭祖酒。

家庭“敬先”。在清明节的中午，各家都要置办一桌饭菜，专门用来供奉祖先，焚烧纸钱，而且还要磕头拜拜。祭拜以后，在各道菜上象征性地各撒一点点，抛上自家当门的屋顶，以示“先人”已经用餐完毕。这一风俗，当下只有农村里上了年纪人的家庭见到。

清明还有许多风俗：一是清明这一天，要在自家屋檐下插上柳树条，谓之“消灭灾难”。此风俗流传于历史上黄巢起义军屯兵阜宁喻口，反贪官、杀污吏时，为防误伤平民百姓，而让平民百姓在自家门檐下插柳为标志，于是家家插柳，便有了此风俗而流传下来。二是清明这一天，上坟插柳、成年妇女戴柳叶花和在河边植柳的风俗习惯，谓之“清明不插柳，死了变黄狗”。此风俗源自于晋文公纪念被烧死的介子推母子，朝廷上插柳就是在为介子推母子招魂；妇女戴柳叶花就是在为介子推母子尽孝；在河边植柳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母子相抱死而复活的那棵大柳树。三是清

明上坟烧纸时，除了给自家先人坟上烧纸以外，还会向邻近的坟墓焚纸作揖，进行祈祷：“我家老爹（老娘）在这里安家了，请各位多关照，如有不到之处，小的会给你老人家送纸钱的。”这些似为祖上做敦睦工作，会有人情味。四是清明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郊外春游，谓之“踏青”，观赏大自然的风光，开展放风筝之类的体育活动，采集野生蔬菜，已成为人人喜爱的时尚习俗。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清明节是对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时机。每逢清明节前后，社会各界和各学校都要组织起来，祭扫革命烈士墓，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有的在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有的请老党员、老英雄介绍烈士的光辉事迹，有的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营造崇尚先烈、感恩英雄的强烈氛围，激励当代人像先烈们一样确立崇高的革命信仰，筑梦路上永向前。

清明也是节气，同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漫种春耕莫迟延。”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加，正是春耕播种的大好季节，抢抓时机，耕翻土地、浇灌施肥、播撒种子……展现出一幅美妙的春耕图。

